

刘海粟遗作引发“案中案”

画作被拍卖导致家人对簿公堂 法院下午开庭审理

引子: 前天, 一条神秘的短信, 通过网站群发到本市众多媒体的负责人和相关记者手机上, “报料”刘海粟画作拍卖引发的“内江”。“报料”的大致意思为, 刘海粟的一名女婿偷偷将其画作在拍卖行挂牌, 引起刘海粟其他子女联名报警, 并将其告上法院。

经过向法院方面的求证, 法院承认确有其事: 2006年2月, 刘海粟夫人夏伊乔携5名子女, 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 状告沪上大众和工美拍卖公司、其女刘虹、其女婿白庭荫和保姆傅伟明。



野外作画
刘海粟生前和夫人夏伊乔在



● 位于虹桥路的“刘海粟美术馆”

(资料照片)

今天下午, 市二中院开庭审理这起名人遗产纠纷案。

在此之前, 针对自己被告上法院的情况, 上海工美拍卖公司也提出反诉, 状告刘海粟的5名子女, 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00余万元人民币。

由此, 一桩名人官司浮出水面。

大师画作惊现拍卖行

刘海粟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去世, 为何近年才出现遗产纠纷?

原来, 刘海粟曾于1994年8月3日表示: “将一生的作品都捐献给国家。”1994年8月7日, 刘海粟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根据刘海粟的遗愿, 他的夫人夏伊乔除了交给江

苏省常州刘海粟美术馆、南京艺术学院各30幅刘海粟先生的作品, 以及将少量作品、文物藏品留作纪念外, 其余刘海粟先生的油画、国画和他收藏的历代名家书画墨迹及文物、奖牌等共913件(幅), 全部赠给了上海市文化局。

上海市文化局在虹桥路1660号建立了“刘海粟美术馆”, 用以收藏陈列他的遗赠物品。

可是, 2005年11月, 刘海粟的一些子女在浏览相关网站时, 偶然发现了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和上海工美拍卖有限公司发布的刘海粟藏品和画作的广告, 他们马上要求法院扣押拍卖行中的刘海粟的藏品及画作。

当时, 工美已将一幅画以人民币300万元成交价拍出一幅, 另一幅定价为500万元的画作, 则被法院及时“叫停”。

谁在拍卖大师画作

到底谁拍卖了大师的画作? 夏伊乔和刘海粟的其他子女很快开始调查, 并将主要目标“锁定”在刘海粟和夏伊乔所生的小女儿刘虹及其丈夫白庭荫、保姆傅伟明身上。2005年11月, 刘家的5名子女向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报案。白庭荫、傅伟明因涉嫌盗窃刘海粟画作, 进入警方视线。

2006年2月, 夏伊乔携5名子女, 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 状告沪上大众和工美

拍卖有限公司、刘虹、白庭荫、傅伟明, 要求对方将目前还留在两家拍卖行的刘海粟遗作、收藏品及夏伊乔作品、收藏品, 归刘海粟的所有合法继承人共同所有, 并将已经拍出的实际拍卖价款返还给合法继承人, 还应赔偿原告因侵权受到的损失5万元等。

审理面临不少难题

此案从受理到现在,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为何迟迟没有开庭审理? 知情人透露, 由于此案为名人官司, 刘海粟复杂的婚姻历程和众多的子女, 使其身后遗产分配异常复杂。要分割遗产, 首先要详细了解刘

海粟的婚姻经历。他曾有4次婚姻:

■ 1911年10月, 刘海粟在父亲的威逼下, 与丹阳县林知府的千金林佳结婚。但在婚礼当晚他就出逃了, 第一次婚姻就此结束。

■ 20岁时, 刘海粟与张韵士女士结婚。两人生有3子, 长子刘龙夭折。另外两个儿子为刘虎、刘豹。刘虎目前已经去世。

■ 1934年, 刘海粟和他的学生成家 and 举行婚礼。婚后, 成家 and 生有一女刘英伦和一子刘麟。结婚十年后, 成家 and 委派律师和刘海粟办了离婚手续。

■ 刘海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夏伊乔, 她是一位知名画家。婚后生有一子二女: 儿子刘虬、女儿刘虹和刘嫣。

复杂的婚姻史, 加上遗嘱中没有明确说明对遗产的分配, 最终酿成一家人对簿公堂的局面。

据有关法律界人士分析, 刘海粟在未婚时期所创作的画作, 应由他个人所有, 其他作品则依据其婚姻存续时期而定。也就是说, 在哪段婚姻时期创作的作品, 就属于他和哪名妻子的共同财产; 妻子去世则归其双方的子女继承。

可是, 如何明确界定每幅作品的创作时间? 在婚姻空白阶段所创作的作品归谁所有? 拍卖行作为第三方, 是否要被“殃及”? 其反诉是否能被支持……这些都是摆在法官面前的难题, 本报将对此开展跟踪报道。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七旬邻居采光权被侵害 朱骏“反诉”对方违章搭建 申花董事长朱骏别墅围墙官司开庭

昨天, 徐汇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相邻权纠纷案件。

两家相邻双方互告

昨天下午, 朱骏并没有出庭, 另一方则是蔡氏老夫妇的儿子蔡熙鸿和代理律师。年逾七旬的蔡氏老夫妇, 由于双双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只能坐在旁听席上。

蔡家的民事起诉状称, 2002年2月, 蔡氏夫妇迁入位于兴国路某弄公寓底楼的一室一厅内, 房屋仅靠四扇朝北的窗户通风、采光。而位于华山路某号的朱骏家数百平方米花园南侧, 正好与老夫夫妇住房窗户毗邻, 中间仅隔2.5米宽的天井, 由一透明铁栅栏相隔。

去年年底, 朱骏擅自在与其相邻的铁栅栏外筑起近4米的封闭实心墙, 并在周边构筑电子围栏, 使得老夫夫妇在终日不见阳光的状况下起居生活。为此, 蔡家多次与朱骏交涉, 然而朱骏却置之不理。物业、居委会数次组织双方调解, 均无济于事。

今年3月, 朱骏还在临近围墙处开辟鱼池, 安装了3个水泵, 水泵不分昼夜, 24小时隆隆作响, 严重影响到患有心脏疾病的七旬老夫夫妇的生活和休息。蔡氏老夫妇只得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要求朱骏恢复围墙原状, 并停止使用水泵。

而朱骏对蔡氏老夫妇“反诉”中则称, 蔡家将本属公共通道的走道两端用隔墙隔开, 改造成天井, 同时将东段通道违章改建为卫生间, 并安装了只有蔡家能使用的木门; 蔡家还拆除了朱骏家与通道的隔离围墙, 改造成铁栅栏, 致使小偷多次轻松爬上围墙, 进入花园行窃。朱骏只得采取自救措施, 牺牲部分花园面积, 在铁栅栏北侧自家花园内建造隔墙。

朱骏方面称, 由于蔡家的违章搭建物非法侵占使用公共通道, 造

成了朱骏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隐患, 要求蔡家拆除通道内的违章建筑, 恢复公共通道原状。

如今, 这一室一厅仅有的采光, 被朱家一堵3米多高的围墙挡住, 蔡氏夫妇不得不与朱骏对簿公堂。

互指对方证据不实

法庭上, 双方代理律师互指对方证据和陈词有不实。

朱骏方指证, 蔡氏夫妇窗前并非天井, 原来是通道, 属于违章搭建形成的天井, 且两扇门是搭建在属于朱骏私人所有的铁栅栏上, 并未得到朱骏的允许, 是对朱骏所有权的侵犯; 其次, 在围墙上构筑的并不是电网, 而是脉冲电磁防盗系统, 其主要部分也不是装在直接面对蔡家的墙上; 其三, 蔡氏夫妇指责朱骏态度蛮横是毫无根据的, 朱骏本人和蔡氏夫妇并没有直接接触; 第四, 朱骏方面将影响蔡家通风、采光的责任归在蔡氏夫妇本身——正是因为蔡家违章搭建行为, 导致朱骏家4次被窃, 朱骏才采取自救措施, 建造高于原铁栅栏的高墙。

蔡氏夫妇方驳斥, 这天井是他们买下房子时便存在, 并一直维持原状, 从未增加一砖一瓦, 不存在违章搭建行为; 房屋产权证示意图



▲①②③处, 为蔡家的北窗; ④处为铁栅栏后砌起的3.3米高的实心围墙

已经证明天井和两扇门的合法存在, 而天井也并非公用通道, 属于蔡家使用; 东段通道是一个阴沟, 并非卫生间; 蔡氏夫妇虽然与朱骏没有直接交涉, 但是在调解中多次和朱骏接触过, 朱骏确实态度恶劣。

另外, 湖南路警署出具的报案证明, 已写明“未经核实”, 说明并不能证实小偷是从蔡家天井翻越到朱骏家的, 朱家的说法完全是强词夺理。蔡氏夫妇方反而认为, 正是由于蔡家天井有两道门, 才使得朱骏家更安全。

双方另外一个辩论焦点, 集中在采光权上。朱骏方坚持认为, 虽然物权法有不得妨害通风采光权的规定, 但蔡家是属于由于自己违章搭建而导致的通风问题, 并不是隔墙造成的。按照《上海市城市管理技术规定》, 房屋的日照要求是从正东到正西满足270度。由于蔡家房屋单向朝北, 没有东西窗, 并非南北通透的户型, 不存在采光标准, 因此隔墙根本不会给蔡家采光造成影响。蔡家则说, 虽然市政府有关采光的规定, 没有将他们这套房屋的类型列在里面, 但是朱家的围墙影响他们采光和通风, 是既成的事实。

双方均不接受调解

记者在昨天现场走访中发现, 靠近朱家的一排铁栅栏, 隔开了蔡家天井和朱骏家的花园。在铁栅栏内侧30厘米左右, 有一堵3.3米高、10.3米长的隔墙。隔墙高出铁栅栏部分非常明显, 而非铁栅栏段的水泥墙也被加高。对蔡老先生而言, 不仅是原本满园绿荫的景观消失, 采光也大受影响。

据了解, 朱骏和蔡家成为邻居, 已有5年多了, 蔡家比朱骏早搬入两个月。据蔡老先生的儿子说, 本来是为了给老人找个幽静地方养老养病, 才买下这房子, 没想到现在成了“魔兽世界” (“魔兽世界”是朱骏担任董事长的某公司所代理的网络游戏), 老人犹如住在监狱。

由于双方均表示不接受任何调解。徐汇区法院将择日作出裁决。

有关法律人士表示, 本案涉及的是基于所有权的相邻权, 任何人都不能以维护所有权为借口, 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像本案这样妨害相邻权如此严重的诉讼, 并不多见。

通讯员 章文峰 本报记者 袁玮



▲围墙上装有脉冲电磁防盗系统
本报记者 楼文彪 摄

短评

一堵近4米高、带着电网的围墙笔直地堵在自家窗口, 谁都不会舒服。竖起围墙的人有没有想过, 你方便了自己, 可妨碍了别人。在网络游戏世界, 你可以不管不顾当个“魔兽”, 但现实生活中, 还是得讲讲法律和人情。

说到邻里围墙之争, 有个很出名的故事值得看看:

古时有相邻的两户人家, 一家在京城做官, 另一家是本城平民。两家在建房子时为砌围墙发生争议, 寸土不让。做官的那家连忙去信给京城官人告状。隔了没多久, 官人回信: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退后三尺再砌围墙。邻居深受感动, 也退后三尺砌围墙。这两道围墙中间形成一条巷子, 后人称为“三尺巷”。

古人尚且知道, 与邻为伴, 收获的是权势金钱换不到的尊重; 以邻为壑, 只有四角高墙上一方孤独的天空。可现在的人, 怎么有做大事赚大钱的勇气, 却没了“退让三尺”的胸襟? 纪灾

以邻为壑怎会和谐?